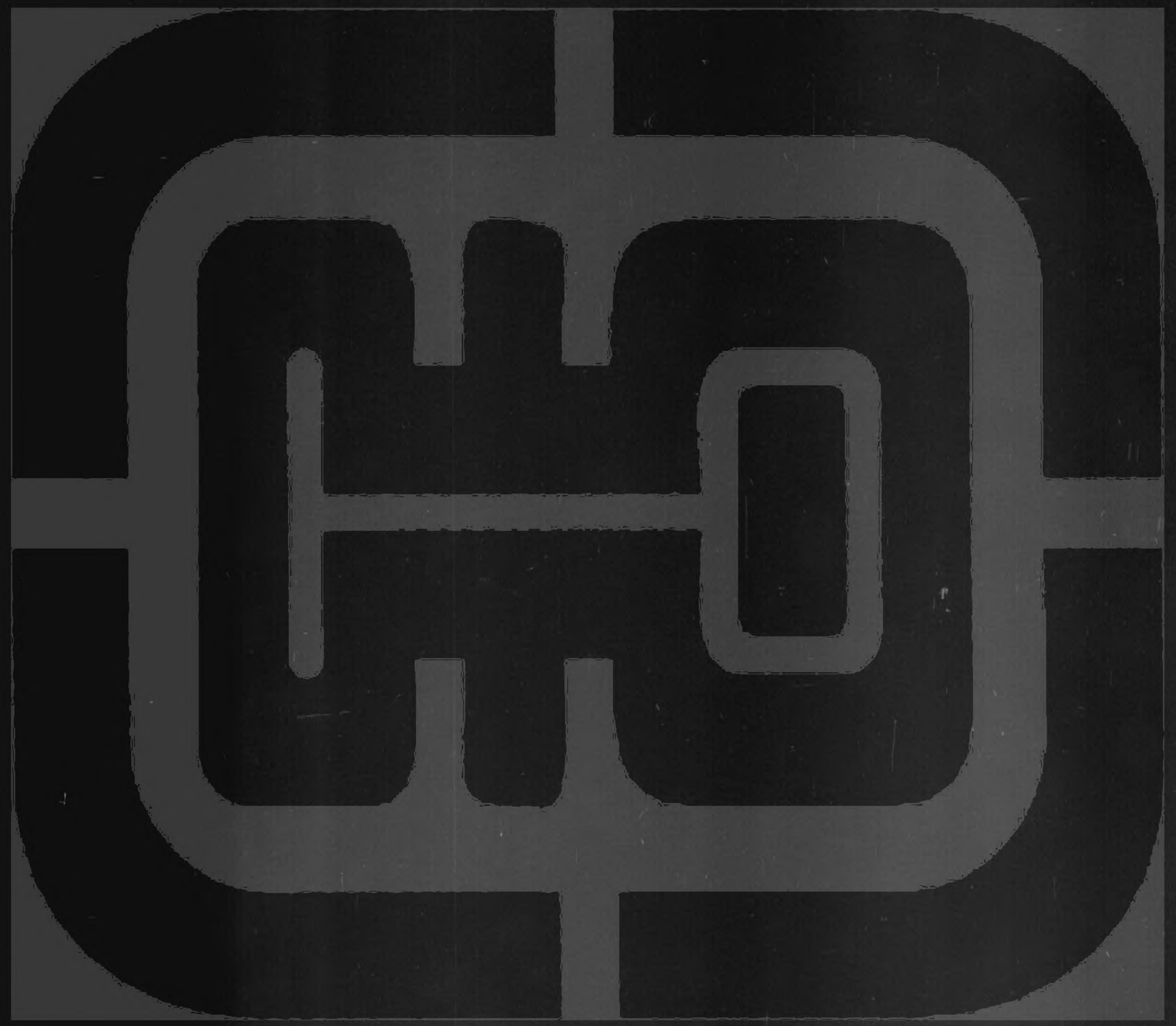

經武要略正集八卷目錄

八卷　羅材

簡帥　廣智

識拔　樊宥

恩禮

奮跡

臣莊應會纂評

簡帥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嘗觀於勇夫勇之於將乃分數之一耳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

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
死之榮無生之辱
戰不勝於敵也勝於將亦不勝於將也勝於君君
謀任則戰事違君中制則戰機泥君外監則戰權
離故明哲之君但慎於擇將專於任將而毋勞於
制將一朝授鉞閫外事閫敢與也請兵益兵請餉
益餉賞罰惟將進退惟將謗書盈篋付諸丙丁如
是而將不盡瘁不奏績未之前聞也故曰兵勝於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柰何太公曰將有五材
十過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
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不二心所謂
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
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暗而心怯者有信而喜
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
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
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
不忍人者可勞也暗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

將犯此五過有順其過而侮之者有逆其過而乘之者一爲敵

經武要略卷之八

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乘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置將不可不察也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柰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潔而內無操持者有精精而無情者（無情實也）有湛湛而無識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慢易人也）有嘻嘻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此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知之有八徵一曰問之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謀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觀其德五曰臨之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

窺則敗端百出故將不可不慎

經武要語即經國要語

既云內外不相應凡有徵現皆外也何以知之看一觀字乃知問言窮辭等不過借

端以鏡其
委而炤胆
斬肝自在
神明相過
之表

明矣

許洞曰國家行師授律生殺之柄大將所主將者國之腹心三軍之司命也可不慎於選乎苟欲命將豫以精誠辨其可否者有四其一曰相貌凡眉上雙骨橫起而隆巉者語言而不相合者目仰視者左坐內多虛驚者行而瞠乎必炤後者目睛白多而有赤焰瞻視不端者此六者人有其一嘗蘊不臣之心不可使之也豐下銳上神氣安詳者重德而善安衆人也目黑多白少點睛深而神氣與形相副者機度沈厚不可以詐動之也目睛瑩朗五嶽相炤者神識高明氣宇嚴正不可以邪媚人也燕額虎頭者心機疾速勇而有斷人也龜背虎腰點睛深而朗徹瞻視詳諦而神骨聳峭者雄壯有智慮人也是五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頭薄面淺頸大腹細目睛昏瞢點睛近上視顧不正此皆志氣淺劣智識庸鄙人也其二曰言語人有言肆而目駭視者心懷異圖也言枝蔓而不經者心有隱也矜大人善惟

恐不至者黨人也言錯綜而無所歸者心躁競也
方言而他視者心不誠也言平而色下者心有所
屈也方言頻四顧者其辭妄也言人之短而視不
定者誣搆人也言多以私事爲憂者顧妻子之人
也言大而理不精者其學虛也色悅而徐徐順人
意者佞媚人也矜已善而訐人不善者崛强人也
言欲發而却縮者含蓄人也言無公私必及利者
貪人也色卑而言求多者志下劣人也事曲而言
直氣倖而言順色鄙而言大事不祥而强能理

而强正者此皆姦詐人也是十有六者人有其一
不可使也言大而意精至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
出必中者志節人也言必及國家者忠耇人也言
奮而不迂者壯直人也辭直而意懇者公正人也
言多及軍吏之私者善拊恤人也言及陣敵喜動
於色者好勇人也言及細微而能剖析是非者有
智人也言濶大而卒近於理者識深見遠人也言
少而事詳者大度人也語氣和而神氣相稱者善
納衆人也言徐徐而事備者性緩而有德人也言

速而事當性急而不暴者有識人也是十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其三曰舉動行有很顧者行與坐忽如驚恐者非時言語而手足紛拏者方食而不覺棄匕箸者方坐而首偏口目輒斜動者行而惟恐有人逐者欲坐不坐而頻四顧如有所駭者方行而勃氣上騰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不實者觀事皆佯若不知而目他視者十者人有其一此皆心不誠實多蓄異圖人也不可使之也行欲

大略足動而身不搖也坐欲如山嶽形神儼定也臥欲如覆舟神氣安詳也此皆制度深沉大節崇德人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其四曰行事有先已後人者好私人也事繁多而不當者無智人也作事不急於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首無尾者僞人也先急而後慢者卒暴人也事不求詳而輒爲者粗疎人也巧妙而無裨急用者浮艷人也舉指魯鈍而不適用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折之者無識人也臨事而懼者懦弱人也進退不決者無斷人也記一而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虛

而搆架廣大以善爲惡以惡爲善者姦人也善伺人之顏色隨所欲而言者佞人也是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之也有事簡而當用者有喜怒之事不露於色者臨大事而神氣自若者此謂神有餘人也有徵而不棄大而不煩者凶事不懼美事不喜者事有衆惑而獨斷之者事有衆危而獨安之者事有難動而能動者事有難安而能安者此謂智有餘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是以知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語也者神之炤也舉動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本也察其神明盡其爲人之道矣國之命將可不審於此乎

主之於將也擇賢授柄舉無所疑將必內應其正外務其順應以正則師律嚴務以順則臣節貞舉而禦敵詎有輿尸之患乎君恃智以自用倨禮而傲下授柄匪人使人不信將內抱猶豫之惑外喪馭衆之威舉而禦敵寧免失律之凶乎師之成敗見之於將而豈將之爲乎

夫人柔順安忍失於決斷可與修飭難與權宜强

悍剛勇失於猛戾可以赴難難與守嘗貞退長慎失於狐疑可以善終難於謀始清介廉潔失於拘局可以立節難與變通情性沉靜失於遲迴可以深慮難與應機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英者智也雄者力也英必得雄而行雄必得英而成

將未受任軍事在君將既受任軍事在身故不當以身視身而當以軍事身身視軍事身任威威有本養不重則不威毋任明明有本中有欲則不明毋任勇勇有本懷不義則不勇毋任斷斷有本律少爽則不斷小惠勿徧小信勿孚小不忍則亂大謀惟廉惟虛惟和惟慎時察士卒之饑飽勞佚而甘苦同之死生共之推赤心置人腹集衆思廣衆益謀定後戰是之謂戰勝於一人

兵之貴練尚矣然練又莫急於將將之貴練急矣然練又必先於選選將之法必其智足運勇足擔一念忠貞屈百折而不變乃可稱將當有事之際必廣爲搜羅凡內外文武各舉所知更設名項

以招之懸重賞以購之將厚聘以徵之寬文法以
羅之深愛慕以孚之庶幾奇偉俊傑不遠千里而
至也
品局固自不異眞贋亦各不同有美如寇玉而中
未必有者有口若懸河而竟無實際者有巧擅雕
龍而不習刀斗者有內抱經緯而外若椎魯者有
形甚木訥而智解連環者有不修邊幅而才堪大
任者凡此非秉衡者高懸巨眼獨秉慧識破俗見
而甄別之眞才亦何繇自見哉

後趙遣將軍王擢麻秋擊凉州張重華悉發境內
兵使裴恒將以禦之久而不戰司馬張毗曰國之
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
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才之所堪則授以事主
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也重華召艾問以方畧艾
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
給步騎五千艾引兵出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
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
戰大破之

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奏請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廷尉少卿袁飜議曰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汚之人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囑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勇力之兵驅令抄掠羸弱老小苦役百端販貿往還窮其衣食繇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繇邊任不得其人故也今後邊鎮郡縣府佐統軍皆令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稱職拜官所舉之人隨事賞罰

此議切中膏肓而無柰將領竟沉疴不起至王公各舉所知平時既不留心採訪臨事漫舉塞責欲塞垣之上驅餓虎而擢鷹揚其可得耶

魏賀拔岳遣司馬宇文泰詣晉陽以觀高歡得失歡奇其狀貌將留之泰固求復命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岳大悅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曰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

也沉吟累日卒表用之

唐代宗遣刑部尚書顏眞卿宣尉朔方行營上在陝眞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命眞卿諭之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責以忠義使之赴難彼猶石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肯至乎陛下若以郭子 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李抱眞抱王從弟抱眞知懷恩有異志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上然之

西川劉闢反杜黃裳以爲獨任高崇文可以成功遂拜神策行營節度使統諸鎮兵以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大驚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嘗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中官爲監軍只委高崇文爲便崇文素憚劉澭黃時宣命辰時出師五千卒器用無闕者西從閬中入遂郤劒門之師解梓橦之圍黃裳又奏請不以崇使人謂崇文曰若不奮命當以劉澭代汝繇是得崇文死力既平闢宰臣入賀帝目黃裳曰此卿

之功也

宋范文正告仁宗簡擇督軍臣僚宜於諸班中搜羅智勇歐文忠亦謂精求賢勞之士不須限於下位有勇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以貧賤

宋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四川凡授宣撫制置使或老或庸或貪或繆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吳玠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

國朝洪武十七年

上與學士李翀論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將

上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皆有功若唐肅宗用吐突承璀爲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任將不專不篤故也翀曰惟

陛下聖明深知此失

上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於

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
摧堅破銳兼是四者庶可以成功然亦在人君任
之何如耳

宣德五年以于謙爲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謙
扈蹕征漢藩還

上心嘉之一日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
練卒撫民

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
南山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知遇夙夜拊循郡邑
要字有誤
當是粟字
及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饒則多出官鎰糴民要
歸庾儉則吐庾粟減直以糴公私得相贍而於下
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各邑給田與牛
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其在山西則以
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往往虧帑請別設
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卒之役墾私
田者爲官屯邊用克溢謙於吏術民事無所不精
剴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急

謙浙之錢塘人永樂辛丑進士授御史才貌英

偉遇事敢爲不避權貴嘗從征高煦罪人既得
上命謙數其不軌詞嚴義正矢口而成大稱
上旨時已心識其才至是豫晉兩省各奏災傷欲
遣大臣經理
上親署于謙姓名超擢授任
正德時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興
法便宜行事王瓊才之咸報可果以次平賊寧王
反報至中外惴惴有畏色而瓊益治兵自如且曰
吾[illegible]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已執之亡何守仁果
執叛者時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結納所言無不
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
瓊與守仁用意深遠當事機未露之時他人茫
然不知而二人已覩於未形雖已知之而未嘗
少露幾微迨逆萌一著庸人措手不及而守仁
立蹴於外王瓊計料於中一如平日暗中措置
始服幾先之炳通於神明俱如二人先事而備
併奸萌亦不潛滋矣
戚繼光幼而捭闔多權奇隆準方頤轂而鷹揚英

氣勃勃奉父命上勛府待次司馬門善相人者目送之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嘉靖庚戌匈奴大入部列城守簡材官戍九門少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春秋入戍少保任中軍從務輯衆志一軍皆服

羅材

天命之去留係豪傑之去就羅其英雄則敵國自下故用間之法不以人材之未附爲國家之患韓信不用於楚而以人材之外附爲國家之大患韓信不用於楚而用於漢此高祖之所以得天下磐若水不官於南唐而官於宋此藝祖之所以得江南蓋豪傑之士致之於朝廷用之於幕府則可以成帝王之功棄之於敵則適以資奸宄之策古之聖賢務攬英雄之心如黃石之著三略鄧禹之告光武解衣推食

以動其感恩圖報之思吐哺握髮以啟其傾心來告之意斯爲善耳不然楊朱之岐分於南北孟軻之水決於東西天之所以資我（者將轉）而爲資彼之具矣夏雖未亡而摯去則亡周雖未[illegible]而望至則興豈不畏哉故宜廣行招致幕府將帥精加延攬使無遺於草萊無逸於郊野取之不拘於勢分用之不嫌於細故將見草澤之英雄江湖之劍俠塞垣廢將煙波釣徒風從雲合臂奮鬣鼓求備吾之採擇矣

軍以賞爲表以罰爲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賢者所適其國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不可使之憂讒畏譏也）

夫所謂士者英雄也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

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

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腹心一人主贊謀
應卒揆天消變總攬權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
圖安危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
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較災異
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
消息遠近險易水曲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
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
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使三軍不困
之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擊不知所

繇伏旗鼓三人主司金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
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
壘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
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詭設
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視
聽言動察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厄牙五人主
奮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
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
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覘敵之意以為間諜術

士二人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傾動衆志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痊萬病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情而用之軍之微權也

經曰部六軍之衆署百萬之師而無選鋒渾而雜用則智者無所施其計辯者無所施其說勇者無所施其敢力者無所施其壯故曰軍無選鋒曰北夫選士以賞賞激其進也用士以刑刑戒其退也古之善選士者縣賞於中軍之門有沉深密謀慮出人表者上賞吾得而禮之名曰智囊之士有辭從理衡飛箱闡闔能知人之性奪人之心者上賞吾得而禮之名曰辯說之士有得敵國君臣聞問左右詰謁之性情者上賞吾得而禮之名曰間謀之士有知山川井泉水草次舍道路迂直者上賞吾得而厚之名曰嚮道之士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變詭譎者上賞吾得而厚之名曰技巧之士

有引五石之弓矢貫五札戈矛劍戟便於利用陸
搏犀兕水截黿鼉挑身捕虜搴摭旗鼓者上賞吾
得而撫之名曰猛殷之士有立乘奔馬左右超忽
踰越城堡出入廬舍而無形迹者上賞吾得而聚
之名曰矯捷之士有往還三百里者上賞吾得而
聚之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負五百二十斤行五十
步者上賞四百二十斤者次賞吾得而聚之名曰
巨力之士有步五行運三式多言天道施陽
者次賞吾得而存之名曰技術之士於是[illegible]謀使

智囊之士談說使利辯之士離親合疎使間謀之
士深入諸侯之境使嚮導之士建造五兵使伎巧
之士摧鋒捕虜守危攻强使猛殷之士掩襲侵掠
使矯捷之士探報計期使疾足之士破堅陷陣使
巨力之士誣愚惑衆使伎術之士此謂任才之道
選士之術也
兵家用人貴隨其短長用之是以善私與者勿令
格鬬慮其愛人而無勇也善保守者勿令進取慮
其緩而不猛也多方者勿與決事慮其猶豫也多

勇者勿與謀敵慮其輕格也見小而貪財者不使
守儲蓄慮其多私也精銳者使鬬果敢者使攻也
沉毅而性執者使據險阻智而善斷者可使與謀
議輕健者使誘敵剛愎者使當鋒利口喋喋者使
用間善風鴈狗偷者使盜號探敵惡言多口者使
揚毀詈罵奇才異識者使決疑慮深識大度者使
安衆倔強多力者使斬闢蓁莽善隨地形結搆者
使度樹營柵法儒者使賫運器用老弱者使備炊
汲請山澤高下水泉之利者使詳度地形妖言詐

簒善張星鬼神推引天命者使揚聲惑衆以動敵
心善擇地勢平易險巇知往來細大之蹊路者使
通糧儲奇辭偉辨能駕虛矜大者使奮振威德耳
目聰明善探敵情者使伺候奸僞敏才健筆者使
主牋檄明七曜休咎者爲曆數之士善推風雲氣
候者爲占驗風氣之士曉六壬遁甲者爲選日之
士明筮龜休咎省爲卜筮之士醫人則須二十以
上以兵數增之獸醫亦如人醫之數故我大衆之
內無棄人焉人無所棄斯動則有功矣

軍律曰軍中才藝片善莫遺臨事有闕如何應敵或施小計以獲大功設一計而收萬全或致死擒生或知情識變若多藝而無行則擇藝而棄行能謀而怯鬬則舍怯而用謀各有所長難爲求備故鷄鳴狗盜孟嘗得以脫身夷門屠夫信陵因之全國選士之時宜多採究

健而輕慓者習騎戰驍而有力者習車戰强而疾走者習步戰智而通變者爲間諜輕而善覘者爲斥堠壯而明達者持旌鼓弱而無能者給廝養八者各適於用不違其宜而事集矣

識拔

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而主不用及遇文王立以爲師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能得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

文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

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賢死無罪奸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文王曰舉賢柰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吳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

項梁渡淮韓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不用漢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典客也坐法當誅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已數言上上不用我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

信已臨刑滕公何以一言便釋而不斬即此可想沛公豁達大度滕公原自信得過

上且怒且喜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爾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

人但知收秦圖籍爲蕭相國輔漢功第一不知月下崎嶇追信信返而登之壇上滅項興劉乃底厥成鄭侯之功還須以此爲首後來謀國者風塵先能物色逸騎不恡追攀推轂尤深鄭重務拔之泥塗致之雲霄使國家收豪傑之用雖功不自已出而何莫非相國之功

漢皇甫規爲中郎將發騎兵討隴右先是安定太

守孫雋受取狠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凉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大豪十餘萬口復詣規降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兵無强弱而將有能否中郎將張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

善於用長

規頗能振肅軍威懾服羌虜而反推轂然明虛已自下不恡以已之爵秩讓之而甘爲之副非公爾忘身何以有此後世不忌功傾陷者足矣若功名已立而遜讓彌高如威明者幾人哉

晉羊祜爲征南將軍時王濬叅軍事祜深知之或曰濬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亟有以裁之祜曰濬大有將才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識者謂祜能舉善焉濬後爲益州刺史祜以濬有奇略密表留濬伐吳之役又舉杜預自代遂建大功

晉劉弘爲荆州刺史辟陶侃爲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叅軍謂吾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環間侃于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强兵脫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久矣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叅軍資而遣之

符堅强盛邊境被侵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乃以謝玄應舉中書郎欷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召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

唐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持軍嚴整高侃

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能斷然夙夜小心忘身
憂國莫及李勣也
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綆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陣如
鵰入烏羣所向披靡駱務整者亦爲契丹將屢敗
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狄仁傑
曰二人曉勇絶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
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奏請赦之皆以爲將軍
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唐王君奠音
綽新敗河隴震駭蕭嵩以裴寬爲判官
與君奠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仙客本
鶉觚小吏以才幹爲君奠腹心嵩又進奏康軍使
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幹裁立吐
蕃猝至守珪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
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
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爲瓜州都督
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爲
河西兵馬使翰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
楷雒之子也皆以勇略爲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軍

麥熟吐蕃輙來穫之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夾擊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高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

魏大丞相宇文泰以蘇綽爲行臺左丞初泰用綽爲行臺郎中居歲餘未之知也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因召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跡綽應對如流遂留至夜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陳爲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眞奇士卽拜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

東魏大丞相高歡以陳元康爲功曹高季式薦元康於歡曰是能夜中闇書快吏也歡召之一見卽授功曹掌機密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歡甚親之曰此人天賜我也

尹洙爲經畧判官狄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畧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材也二人一見

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
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
兵法繇是益知名
將帥多讀書則益濬其智知禮義則益懋其忠
忠智兼植而志氣百折不撓勇在其中矣武襄
雖天授名賢而得於春秋之義者應亦不少
宋趙方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
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
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
守西一境獨全嘗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以留意
人才對故知名士如陳昉游大功輩皆援爲大吏
諸名將多在其麾下若扈再興孟宗政趙皆自土
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
之憂
宋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將
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援飛使立功贖
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爲統制飛繇是知名
滕公脫韓信於臨刑宗澤釋岳飛於劍下知人

者兩不相負厥後炎鼎既奠有鳥盡弓藏之悲
中原未復來十二金牌之恨豈功高者犯天人
之忌耶抑長國者自斫其楨幹而不恤也
國朝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王信力薦於朝且
云英俊之子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
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沈匿矣
楊一清明於知人若拔仇鉞於列較而寘鐇就擒
舉王守仁於庶僚而宸濠變定錄楊宏於編戍而
漕運功成至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捷喬宇之捍禦
留都俞諫之總制江右是皆儲賢於無事之時應
用於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於社稷大
矣

廣智

五帝之政以德三王之政以道霸術興而道德廢智謀用秦用商鞅李斯之智而併諸侯漢任張良陳平之智而滅項羽光武任寇恂馮異之智而降王莽曹操任許攸曹仁之智而破袁紹孫權任周瑜魯肅之智而敗魏武昭烈任孔明之智而王西蜀晉任杜預王濬之智而平江南苻堅任王猛之智而定八州之衆石勒任張賓之智而生擒王浚拓跋魏任崔浩之智而保河朔之師梁任王僧辨

之智而戮侯景太宗任李靖之智而敗頡利可汗有國家者未有不任智謀而成帝業者也

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忘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靜正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

夫將者國之命也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軍識曰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與衰之事將所宜聞

兵家之勝非僅將良而卒勁也必貴有謀主焉故出奇無窮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

練講器械營陣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所便而不思及夫謀主不知謀者一軍勝敗之樞軸也

世需才甚急而軍中則尤不可緩但問犬尋鷹竟忘謀主雖開幕府徒集賓僚即至於獻俘紀勛亦不過曰某斬級功宜賞某人勦功宜錄至參謀贊助而收奇功則誰推尚焉如是而誰肯以伏龍雛鳳之才俛首空趨於幕下也哉故今欲議戰必當先徵謀主果其有渭濱之叟隆中之奇亟宜造請之壇拜之貶督臣之貴而師禀之功成則不惜列

既養之猶須擇之亦不使多指亂視也一語便含有斟酌

土分茅以爲報如是而謂世無伏龍雛鳳有之而謂戰功不收非吾所敢信也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

苟得聞于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
遂使之行成於吳夫差將欲與之成子胥諫曰不
可夫吳之與越仇讐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
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員聞之陸人居陸
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
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
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君必滅之失此利
也雖悔之亦無及已夫差不聽與之成而去之句
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與大
國執讐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
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
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
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
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非其身之所種不食非其
夫人之所織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
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
今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非二三子之罪也
寡人之罪也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

人皆以君爲父母以君之讐爲父母之讐起之有不惟力是視者乎

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讐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許之國人皆勸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夫差行成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無以聽天之命乎遂滅吳

時雨既至始求簑笠則已晚矣謀臣爪牙之士養之平日方得應用於臨時豈可出賈人資待之下○越王用種蠡之智以會稽五千之卒終致沼吳吳王不用子胥之謀以犀甲億有三千而姑蘇臺上化作麋鹿之遊此羣策所以屈羣力也亦在人主傾聽若何耳

韓信破趙令軍中毋殺李左車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

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爲擒矣以
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
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
者千慮必有一得臣計本不足用願効愚忠夫成
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
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一舉下井
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
震天下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
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燕堅城之下恐力
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
境以自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
若此者將軍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
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繇廣武君曰方今爲將
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内牛酒
日至以饗士驛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
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齊
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
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

也韓信曰善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使使報漢
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從之
後周楊堅爲相尉遲迥據相州堅命韋孝寬率師
軍于沁東會沁水漲未得渡長史李詢密啟堅云
梁士彥字文忻崔弘度等並受尉遲迥饋餽軍情
大異堅深以爲憂謀代此三人李德林進計云公
與諸將並國家貴臣未相伏從前所遣者疑其乖
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
實難明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奢

之子所以致敗愚見公但遣腹心明於智略爲諸
將素所信伏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有異志必
不敢動堅悟卽令高熲往節度諸將遂成大功
唐顏眞卿爲平原太守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邈
何千年等守土門眞卿從兄嘗山守杲卿與長史
袁履謙謀殺湊邈擒千年送京師土門旣開十七
郡同日歸順共推眞卿爲帥得兵二十餘萬橫絕
燕趙詔加眞卿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清河客
李萼年二十餘與郡人來乞師謂眞卿曰聞公義

烈首倡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爲長城今清河實公之南鄰也僕幸寓家得其虛實知可爲長者用今計其蓄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强因而撫之以爲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使指惟公所命誰敢不從眞卿借兵千人令蕚將之謂曰兵出矣吾子何以教我蕚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嘟口爲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伐魏郡斬袁知泰分兵開嘟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力同志十萬之衆徇河陽分兵而制其衝公營堅壁無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眞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馥裨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慱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慱平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將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拒戰賊人大敗斬首萬餘級

五代時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

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林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旦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淘虜者稍遠使出奪擊之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瞿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淘虜三乞置招安寨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五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漚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

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材落無
[illegible]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鑿鑿可行軍士中不謂無人
宋吳玠在蜀隨才而任使之至者不厭禮接咸得
其歡心播州冉氏兄弟璡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
前後閫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詣府上謁玠素
聞冉氏兄弟刺入出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
安之若素居數月無所言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
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
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
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爲今日西蜀之
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
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勢之地莫若釣魚
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
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
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
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
璞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

下一府皆誼然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屬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碁布星分為諸郡治此屯兵聚糧為必守計

恩禮

蕭王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等追尤來等破散畧盡賈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

漢光武帝詔馮異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建武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詔曰倉

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麦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
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
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
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東魏郎中杜弼以在位貪汚請治之歡曰今督將
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宇文泰字嘗招誘之人情去
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
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不相假借恐
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
國宜少待吾不忘之至是將出兵拒魏弼請失
內賊歡問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
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矟夾道羅列命
弼冐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註注不
射舉刀不擊矟按不刺爾猶忘魂失膽況諸勳人
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
之嘗人哉弼頓首謝
唐貞觀中帝自將征高麗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
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崕等城延陀部落亂詔將

二百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鞬山破之降其首領梯眞達於而可汗咄摩支遁入荒谷磧北遂定勣嘗暴疾醫曰用鬚灰可治帝乃自剪鬚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勣感涕因嚙指流血後留宴大醉因臥帝親解衣覆之

唐武德（高宗年號）二年秦王戰栢壁宋金剛敗奔突厥尉遲恭合餘衆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恭且亂囚之屈突通曰恭慓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恭若叛寧肯後尋相者耶釋之引見臥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獵榆窠後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賊驍將單雄信馳騎直趨王恭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王顧曰何相報之速耶

唐李光弼敗邙山河陽失守河中亂殺李國貞太

原戍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
輕不可用遂以郭子儀爲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
汾陽郡王屯絳州帝引至臥內謂曰河東事一以
委卿子儀至屯誅首惡數十人代宗立極元振自
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離搆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
子儀懼讒且成盡衷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言
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貽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
公毋有疑
唐僕固懷恩反寇太原辛雲京乘城設備懷恩使
其子瑒攻之大敗而還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
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
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關
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
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僕固瑒圍
榆次旬餘不拔其將白玉焦暉率衆攻瑒殺之懷
恩聞之與麾下三百人渡河北走子儀傳瑒首詣
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
顛越深以爲愧又何賀焉命釋懷恩母至長安給

待優厚月餘以壽終具禮葬之功臣皆感歎郭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宋王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氈幃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雪霜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謂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宋成都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府事王全斌但與軍旅全斌嘗語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既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多非有詔旨不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有訴全斌及崔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吏但令中書問狀乃下詔曰全斌等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於優革職爾玩兵尚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旄鉞猶委藩宣開寶末車駕幸徧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寧軍節度

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
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以
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

奚宥

漢陳湯與甘延壽討郅支單于破之師旋論功石
顯以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
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議久不
決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
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
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較尉湯承意吉倚神
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恥萬夷
慴伏莫不懼震呼韓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

懼願守北藩累世稱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勵戎士也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歷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今康居國强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漢建武三年赤眉引兵擊鄧洪洪軍潰亂馮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堡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吏士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異自以
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慰答
之
漢耿弇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
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
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
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廟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
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
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
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
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嘗以
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漢賈復從帝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
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
節嘗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勛諸將每論功自伐
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定封膠
東侯
漢耿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塞服初羌因

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命
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
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乃遥呼曰
我范羌也漢遣軍迎較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
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
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
殺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
將鄭衆爲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
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
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
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
漢耻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
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
爲騎都尉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
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温曰臨軍易
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
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

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
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
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
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
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
也因急攻之黃巾破散
唐蕭銑據荊州遣李靖安輯之至峽州阻水漲久
不得進高祖怒其淹留陰欲罪之都督許紹惜其
才爲之請命於是獲免會開州蠻酋冉肇則反率
衆寇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
破其營後衆要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人
高祖悅謂公卿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
其效
宋田紹斌盜官馬數匹貿直償博事發獄具有司
領見講武毀太祖知其驍勇欲宥之遣內侍私謂
之曰汝今死有餘責紹斌曰若恩貸其死必能盡
節上報俄再領見特釋之密賜百金會征江南擇
諸軍得五百人爲步鬬軍令紹斌領之及率雲騎

二千抵昇州城下多所克捷
宋初西山郤進善以權道任人嘗有軍校自
西山詣闕訟進不法事太祖謂近臣曰所訴事多
非實蓋進御下嚴毅必是此人有過畏懼而誣罔
之耳遣中使送與進令詰而殺之進方奉表稱謝
會并州入寇進因謂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
汝罪令汝掩殺幷寇如得勝卽上汝於朝卽敗便
可自殺其人踴躍聽命果大克捷進卽以聞乞授
職擢用

洪武二十年大將軍馮勝等在軍事多
勅戒當改行易慮以圖後功
上曰近以沙漠未清命汝等率師荷大將軍之任而
乃專爲已私播惡胡中降虜致恨古之名將豈如
是耶乃旋師之際部伍無法致使濮英等人馬三
千陷沒於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
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當不宥朕以
將軍嘗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易慮庶可保全
以圖後功往來人言頗多舉不大槩於將軍亦報

哉

奮迹

漢韓信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當從人寄飲食人多厭之者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下鄉縣屬淮陰後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因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以水擊絮爲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終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曰若雖

如哀公子也

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袴作胯胯股也）信熟視之俛出袴下一市人皆笑以爲怯後爲漢大將滅羽平定天下封淮陰侯過楚召漂母子酬千金而向諸少年皆匍伏請死

漢衛青嘗從人至甘泉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元光六年（與元朔俱武帝年號）詔拜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斬首虜數百級賜爵爲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元朔元年青復將二萬騎出鴈門斬首虜數千明年復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青爲長平侯

豁達類高祖極是收拾人心處

王莽末吳漢以亡命至漁陽聞光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

是非善惡總不能逃路上行人之口

譎而以正用之權即為經也

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問所以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

唐薛仁貴少貧賤以田為業其妻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乃往應募

宋仁宗以狄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徙真定路副都總管歷殿前都虞侯青奮迹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繇此涅爾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密副使

金起兵四面攻沂州蒼山砦魏勝募士登城以禦

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勝嘗出戰矢中鼻貫齒不能食猶親禦戰勝起義久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繇海道覘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褚道詣行在白勝姓名於執政始知戰之功焉

宋趙葵爲淮東制置使余玠作長短句上詣葵壯之留之幕中未幾以功補進義副尉充制置使參議官嘉熙三年與元兵戰於汴城河陰有功淳祐元年與嘉熙俱理宗年號應援安豐陞制置副使進言今世胄之彥屋塲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爲麄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嘗可獨當一面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

國朝嘗遇春定遠人元末羣盜並起盜魁劉聚得遇春而識之然遇春察其急鹵略毋遠志屬

高皇帝駐兵和州遇春偕其私卒數十來歸請爲先鋒上曰爾以饑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首泣曰劉聚

盜耳無能爲也倘得效犬馬之力某雖死猶生
韓雍總師討大藤諸賊威嚴貴重雖二司長吏長
跪白事慴悚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强險難下
者方設策給事官陶魯時侍左右雍謾謂曰丞揣
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
直能且易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搤阻自衛非大
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
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若佞當笞魯抗言曰夫賊
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蔣琬龐統廢

魯之標式
選士與胥
馬匪無異
率破藤峽
與破樹機
能功亦相
等想未受
任時威筭
已定今古
英雄智識
畧同

邑事後乃爲蜀名臣公幸無棄魯使得畢技當悉
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辨曰
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爲多兵貴精請
任選擇雍曰任爲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
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於
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復下令募數日始足
魯乃爲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
爭願爲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
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韓

雍大稱賞言於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
按察僉事副使左右布政司錄其後爲錦衣千戶
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
家軍駭慄遁避皆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顯
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此之謂也

韓陶初時一番問答便已奇絕魯之才雖名將
不是過後來功名威望俱從此脫穎而見然莫
知雍非無因而問必已知魯非尋常丞尉等其
相遇在風塵之外矣